

赵青：舞出民族舞剧一片天

本报记者 张 婷

“只要是国家的事,只要文化部需要我,我都将全力以赴。”一通电话,刚刚获得第二届中国舞蹈艺术“终身成就奖”的舞蹈家赵青就爽快地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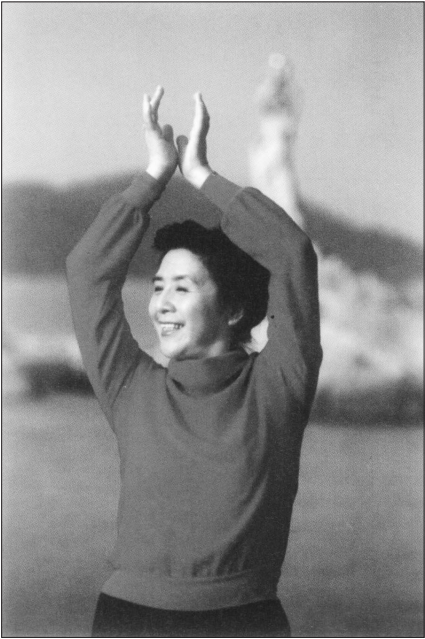
赵青,1936年生于上海。新中国第一代舞蹈表演艺术家,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国舞蹈家协会顾问等职。代表作有中国第一部大型民族歌舞剧《宝莲灯》,舞剧《剑》,小舞剧《梁祝》、《长绸舞》等作品近30部,可以说,她为中国民族舞剧的表演方法塑造了典范。赵青曾先后赴美、英、法等20多个国家访问演出,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

难忘周总理的关怀与帮助

“老实说,手捧着这沉甸甸的殊荣,感受到之有愧。我常常想,自己对中国舞蹈事业只做了些微小的贡献,甚至,这些贡献都是党、国家和人民给予自己的。”面对“终身成就奖”的荣誉,赵青谦虚地说。

赵青告诉记者,自己是个幸运儿,是党和国家培养起来的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工作者。那时,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舞蹈事业上给了她许多具体的关怀和帮助。1956年,周总理审查出国节目时,曾问赵青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能跳中国的《白毛女》,而我们自己却没有跳呢?周总理的一番话,激励赵青从此立志从事中国民族舞剧事业。

“周总理让二十出头的我认识到,一个演员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更要将自己的艺术事业和为国争光的神圣使命紧



赵青生活照

密相连。”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总理观看了赵青主演的大型民族歌舞剧《宝莲灯》的第二场。第二天的晚宴上,周总理称赞赵青精彩的演出为国争了光,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一个演员,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舞台上演出,绝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演出。”周总理的话让赵青更加坚定为国、为人民做好舞剧事业的决心。

感恩父亲给予的精神财富

“在我仅有的贡献中,还有一部分是父亲赵丹给予的,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比黄金还贵重的精神财富。父亲临终留下的遗言是——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

这是父亲赵丹毕生的写照,也是他用生命换来的艺术真谛。我一直谨记他的教诲。”赵青动情地说。

父亲赵丹是赵青舞蹈艺术生涯的引路人。赵丹是电影表演艺术家,在他的鼓励下,赵青走上舞蹈艺术之路。在他的引领下,赵青结识了许多为中国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各个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在赵青的舞蹈艺术生涯中,都曾给予她许多帮助。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就曾给赵青的舞蹈表演以指点。1953年,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鲜慰问团一行4000余人,在总团团长贺龙的率领下,于10月4日离京,赴朝鲜慰问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梅兰芳、老舍等文化界名人都是慰问团成员。身为团员的赵青在后台练习荷花舞时,当时已有60多岁的梅兰芳就在一旁颇有兴致地观看。看后,他称赞赵青深得父亲赵丹的表演真传,跳得传神,但在舞台化装上,还得细致些,“荷花仙子是仙女,演员的脸自然得画得白净又美丽。要注意,脖子和手也得抹白。不然一登场,荷花仙子露着黑乎乎脖子和手,煞是不好看啊。”赵青把梅兰芳提的意见记在心里,在以后的舞台表演中更加注意各方面细节,以更加完美的舞台呈现给观众带来艺术享受。

业内绰号“赵疯子”

赵青练功时的刻苦执著在业内是出了名的,曾被称为“赵疯子”“拼命三郎”,即便身处逆境,仍功劳不辍。1966年“文革”开始后,赵

青在没有机会登上舞台的情况下坚持练功。每天,早上5点就练一遍功,白天干一整天活后,夜里再练一遍功。草垛前、打麦场、屋檐下,都是赵青练功的场所。就是这样咬牙坚持,就是这样不放弃希望,别人眼里的“赵疯子”在“文革”结束后,凭着过硬的舞蹈功底立刻重返舞台,这是许多当年一起被下放农村、中断练功的舞蹈工作者难以做到的。

“能有这样的坚持,我要特别感谢老师依莲娜·奥丽格珊娜,是她让我懂得了‘最美的舞蹈艺术也是最残酷的艺术’的深刻含义,让我懂得了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舞蹈家,就要刻苦练功。”1954年,赵青被中央歌舞团保送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作为5年级的插班生,她与全国各省市歌舞团选送的尖子一起,接受了严格、规范的学校教育。前苏联芭蕾舞教育家依莲娜·奥丽格珊娜亲自为她们教授芭蕾舞课,且全部按照她制定的教学大纲严格训练。“我清楚地记得,她在给我排《天鹅湖》中的西班牙舞时,一边用手推着我的肩膀,一边在耳边大声喊着‘台上一个圈,台下100个圈’;她不停让我左右开弓练习猫跳,直到我跳崴了脚,脚上起了大包,她还严厉地喊着‘再来一次’。”

画画,人生新舞台

“我还要感谢和我一起成长的中国民族舞剧演员、编导、作曲、舞美等所有同仁,今天的成绩,是我们用青春、汗水、心血共同换来的。”赵青深情地说,“我格外珍惜这份殊荣,这份殊荣给我的爱是无穷的,这份殊荣给我的

力量是无限的,我将这份殊荣看做是对我余生的鞭策,我将怀着感恩之心,在我的余生,尽我最大的可能为祖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1992年,赵青因长期练功积劳成疾,导致左髋骨头坏死,不得不离开她视如生命的舞剧舞台。此后,她的生命仍然紧紧地与舞蹈相连,她还在构思如何写出、编出、导出更多更好的民族舞剧,先后编写大、小剧本10余部,其中较成熟的3部是《伏羲女娲》、《丹顶鹤》、《晚霞》。为了让更多人理解自己心中的舞剧,让它们搬上舞台,自2005年初至2006年两年间,赵青又拿起画笔,将3部舞剧中的人物、情节、舞蹈动作、场面及舞台设想,画成了200余幅水彩画,在画纸上延续她的舞蹈生命。2009年,赵青将这些作品汇集成册,在中国文联的支持下,由“晚霞工程”出资,出版了《赵青新舞台——儿童画集》一书,反响极好。2011年9月,赵青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赵青从艺60周年——赵青新舞台画展”,获得一致好评。

采访结束时,记者特意请赵青一起,在她的一幅未完成的画作前合影。这是一幅美丽的画,画中的女孩与丹顶鹤在快乐地舞蹈。记者发现,那画中跳舞的女孩就是赵青自己。赵青告诉记者,她正计划做一部动画片,讲的就是小女孩救丹顶鹤的感人故事,这幅画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夕阳的余晖中,记者觉得眼前的赵青特别美,这种美不仅是她那如梦似幻的舞蹈,不仅是她那绚丽多姿的画作,更是她那温柔善良的心。衷心祝愿,属于她的那些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



赵青表演大型民族舞剧《剑》

禅慧于心 风和花开

——评房千新作《莲花红莲花白》

温远辉

中国古代诗词与曲的关系密不可分,诗不仅可吟唱还可入曲,词通常被称为“填词”,即依曲式而填唱词,元曲更是用于舞台演唱的唱本。只是因为岁月漫漫,那些传唱一时的词调、曲谱,大抵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都是文字,从《诗经》里“采风于野”的“风”到“元曲”,莫不如是。看来,文字比歌谱曲调更能走向未来。这些词曲,离开了歌谱曲调,一样能够传咏千古,甚至字字珠玑,绚烂迷人,成为文学的瑰宝。遥想当年,有了歌谱曲调来演绎,这些文字当是另有别样的风致;有了这些文字,那些歌谱曲调又该是何其的璀璨风华。所以,好诗词是应该便于谱曲的,而歌词也应当是优美的,即便脱离了曲谱,它也是有生命力的、耐读的诗或词。这是我们美好的文化传统。

白话文运动以来,诗与词是愈来愈疏离了,而词的优美也日渐剥离。尤其是革命风炽的时候,歌曲要兴冲冲地表态,要张扬激情,要具有鼓动性,便难免意识形态化、政治标签化,标语、口号大量入词,削弱了歌词的文学审美功能,程式化、概念化成为共同特征。其实,近百年来,依然有一些优美的诗词被谱了曲,也有许多依曲而填的词或为谱曲而创作的词,同样诗味盎然,优美迷人。前者如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

她》、李叔同的《送别》以及毛泽东的精彩绝伦的诗词,后者如《梅娘曲》、《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让我们荡起双桨》、《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即便是红色歌曲,同样有许多优美的歌词,如《英雄赞歌》、《红梅颂》、《我的祖国》、《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新时期以来,流行歌曲的盛行,纾解了歌曲里的政治神经,生活化、平民化、抒情化的艺术倾向催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其中的许多词富于想象力,“诗”味浓郁。这方面的探索,成就了不少歌词大家,优秀词家人才辈出,寓居深圳的词作家房千,就是其中的一员。

房千的歌词创作属厚积薄发类,总量不算多,但这10余年来,年年都有新作,而且不少作品流传广,脍炙人口,像《盼团圆》、《今天的中国》、《月光光》、《梦的翅膀》、《梦中的小河》、《桃花魂》、《中国我为你歌唱》等,都广受好评。房千既创作表现民间生活百姓情趣的词作,也创作主旋律的作品,都能成绩显赫,获得了众口称赞。他创作的主旋律作品多次获奖,并且连续10余次入选中央电视台、文化部春节晚会等重大文艺晚会。他创作的主旋律作品,政府认可,听众喜欢,关键在于避开了标语口号化的程式化路线,走上了亲民的文学的道路。

变,“守成法而不泥于成法”的旋律美和意韵美;张派青衣音色纯正、演唱清婉婉转,在与薛平贵对唱中刻画人物、表情达意细腻准确,外冷内热地呈现着“娇、媚、脆、水”的艺术风格;专攻梅派的,则是雍容大方、气韵饱满,吐字清晰而又不失圆润,举手投足间自然贴切地传达着一种古典女性的美感,令观众赏心悦目。

实际上,作为3月12日至31

日在梅兰芳大剧院举行的“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系列展演活动中的一场演出,《红鬃烈马》也是国家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暨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首届流派班学员的一次全面汇报与检阅的一部分。正是在本次展演中,几十位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在20天内为首都观众上演了17台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新创剧目及经典折子戏专场,集中地展现了京剧的艺术魅力。然而,戏曲“青研班”“流派班”的最大意义,其实却并不在于此,而是重在抢救、传承与弘扬。

人在曲传,人散曲终。古往今来的戏曲演员们,用自己的生命把中国戏曲的火种一代代活态地传承了下来。而新中国成立前许多剧种濒于灭绝,就是由于老艺人的流散和去世。因此,戏曲“青研班”“流派班”的出现,是传承戏曲艺术、发现和培养戏曲青年人才的一次重要集结。在这个平台上,回归戏曲的本质,培养中国戏曲的新一代传人,在艺术上深钻求精的同时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可谓是功在后世。

而当这批年轻人浸淫在中国戏曲的传统之中,并在不断的舞台实践中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逐步达到人戏合一的时候,可以预想到的是,正如同每次演出开场和结束时播放的歌曲《年轻的朋友们来相会》中所唱的一样,待到“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时,这些优秀的青年演员想必已经接上了前辈们的班,成为了占领着中国戏曲舞台的中坚力量,不仅成长为戏迷眼中真正的“角儿”,令戏曲舞台群英荟萃、相映成辉,并且还都化为了中国戏曲继往开来、传承和发展长河中的重要一环。

一次有失水准的复排

白 薇

台湾戏剧导演赖声川今年推出了其1999年作品《十三角关系》的大陆版。近13年后的复排,由于表演的不准确和对角色的不当删除,有失水准。

此次剧中有4个人物:做“立法委员”的丈夫、做电台主持人的妻子、做投资顾问的情妇、自认为是天使的女儿。这样的人物设置,情节本来平淡无奇,却因妻子为挽回丈夫的心找情妇上课这一事件峰回路转。

妻子请情妇当老师,这已经很荒诞——正如丈夫所说,妻子居然抢了他和情妇的时间——而丈夫为了知道两个女人怎么谈论他,还装作冷气修理工去探听;妻子为了知道是否被情妇所骗,也在丈夫偷情时装作打扫卫生的欧巴桑去探听。结果,丈夫和妻子的伪装身份相爱,此剧主要的喜剧效果也由人物身份的错位产生。

笔者一直认为,高级的喜剧性是从人物与情节中生发出来的,靠外部动作、表情、语言、舞美催生的笑料只能是挠观众痒痒。如上所述,该剧已具备高级喜剧的特征,原版的演出也体现得恰到好处,但大陆版,一方面由于夸张表演增加了低级喜剧的成分,另一方面,高级喜剧的内容却由于表演不到位被削弱。

对于谢娜的“人来疯”,大陆观众早已目共睹,她在该剧中也太过喧闹,主持电台节目时还刻意模仿原版中郎祖筠的腔调,十分做作。丈夫和妻子以伪

装身份相爱的全剧高潮段落,甚至像央视春晚小品,缺乏戏剧品位,其中对电视购物的戏仿、网络语言“你肿么了”的加入等,更是一些缺乏持久生命力的小噱头。

戏剧作品中往往有一些戏眼,演员需要充分展示进行强调,喜剧中的包袱尤其要抖得漂亮。然而演出中,妻子主持电台节目、妻子向女儿求助追踪丈夫手机信号、妻子到情妇家找丈夫、妻子夸张掏出拖鞋丈夫下意识躲闪、情妇说“我完了”等一些或喜或悲的戏眼,由于处理仓促,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有意思的是,大陆版中唯一一位台湾演员宋少卿,由于父亲是大连人,说普通话一直保留着大陆口音;而大陆演员,妻子谢娜、情妇周扬、女儿邓家佳,都不同程度染上了台湾腔。原版中赵自强用力重而沙哑的台湾腔将一个暴躁、市侩的“立法委员”演绎得活灵活现,

而宋少卿就稍显文弱,性格塑造不够突出;另一方面,几位大陆演员的台湾腔实在是矫情。如此混搭,难免让整体语言风格有失协调。当然宋少卿和谢娜扮演另一身份时分别操的台湾腔和四川话,相较原版中的粤语和闽南语,对大陆观众而言还是比较出彩的。

此次大陆版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删掉了原版中爷爷的角色。赖声川对此的解释是:爷爷的角色功能和女儿重叠,就进行了合并,以使全剧更加流畅、简洁。然而如果看过原版,首先会觉得家庭中突然少了一个成员,心里空落

落的——当然,远不止这么简单。

原版中,女儿和爷爷是两个具有超现实色彩的角色。女儿自认为是天使,任务是让父母感受到爱,经常不知道和谁打着电话,每次向父母的告白都在父母的吵闹中告终。爷爷是个植物学家,每天只在阁楼上悉心呵护他的植物,更把一盆兰花看做已逝妻子的化身,并相信有一天自己也会化成一盆植物。

拼贴是赖声川舞台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十三角关系》中并不是通过情节而是通过人物体现的。在这个现代寓言故事中,丈夫—妻子—情妇,女儿—爷爷两组人物拼贴出于主题爱的两种表达:一动一静,一喜一悲,一反一正,看似正常的人却失去了爱的能力,看似疯癫的人却最懂得爱的真谛。

删掉了爷爷,把正面传达爱的任务交给女儿一个角色承担,无疑显得势单力薄,两边比例失衡,戏谑有余,严肃不足,让观众总是沉溺于欢乐,难以有更多对主题的思考。

而单从形式上看,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舞台元素。原版中,男主角的家有两层,爷爷住在种满植物的阁楼上,从不下来,传递东西全靠一个吊篮。爷爷的阁楼和女儿的电话亭,作为温情而孤独的形象相互呼应。爷爷经常自顾说着自己世界的话,和女儿的自言自语形成一种爱的主题复调。

删除了爷爷的角色,这一切都不复存在,甚至叙事上也出现漏洞。比如,原版中丈夫的保险箱被非佣搬走,爷爷絮絮叨叨警告家里响起警铃,但如今由于角色的缺失,后面这条叙事线浮出时再提及“警铃”,就缺少铺垫,相当突兀。再如,原版中女儿接到监护人电话,起初假装非佣声音,在爷爷的催促下才换回自己,但如今只能一个人完成这个独角戏,相当莫名其妙。

当然,舞美还是可圈可点的。剧中只有丈夫家和情妇家两个主要场景,原版采用影片左右开合拼贴完成换景,大陆版则采用主影片上下翻转辅以次影片左右旋转和吊灯上下置换完成换景,都很简洁巧妙,各有千秋。



话剧《十三角关系》剧照